



花季·雨季校园系列

灯 还亮着

王翔 著

海天出版社

灯还亮着

幻

还眠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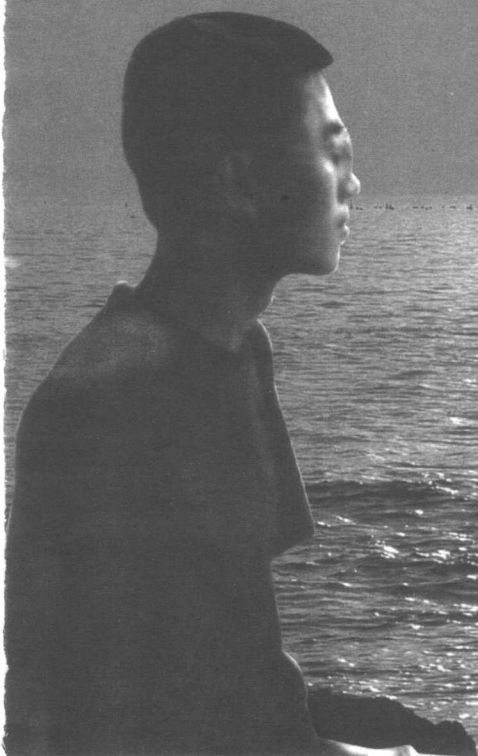


水中的月光

这些文字差不多全是我从日记中选出来的。每天坐在桌前时，我尽量避免对生活进行表面地叙述。每天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习惯捕捉自己那些稍纵即逝的思绪和感动，它们才真正构成了我的生活，并隐隐地指示着我模糊的前路。

这些文字的写作状态基本上是随心所欲的，对我来说，散文和诗歌的写作需要一个准备的前奏，即使不打腹稿，平心静气地沉静下来也是需要的。写日记仿佛和朋友交谈一样，没有什么顾忌。

日记是一种倾诉，也是一种聆听。



1

是不是只有在悲伤中，渺小的个体生命才能与永恒沟通？

在静默中，在冥想中，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灵魂脱离了
这个沉重的躯体。

我便从庸俗而繁琐的私心杂念中解脱了出来，渐渐溶化在一片明净中。可怜的是，人终究要回到大地。回到这片生我养我的大地。



2/3

2

其实，我们常常是从始至终生活在一种幻觉里的。

绝对真实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经过了解释的世界。

3

这两天，我老沉浸在一种广阔无边的自我对话中。它常常是无意识的，当我惊觉自己又融入一种冥想中时，才对它有所印象。

与自己交流的过程就像一场探险。你会不断发现令你目瞪口呆或赏心悦目的事物。心灵的领域也许就这么被拓深和拓宽了。也许，一个人，就是这么变得深刻而丰富了起来。自然，外界的信息（读书、谈话、经历）对此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若它们没有经过心灵的过滤、选择、转化和吸收，与一座未被开发的矿山又有什么区别？

这种自我对话使我感到了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充实。

我知道我不仅在走进内心，也在走进困惑的人类几千



年的谜。

比如：什么是爱？

4

感情是怒涛汹涌的大海，理智只是挣扎于海涛间的小船。

我躺在床上，躺在从窗外洒进来的月光中，又想起了那些由热泪凝成寒冰的夜。

5

那个夜仿佛拥有轻灵的生命。它总是突如其来，来到我的心中，将我布置好的宁静、安详的卧室搅得乱七八糟。

无论我以什么形式，也无法将它掩埋在回忆里。

忘记一个不在乎你的人吧。理智——语重心长的理智已占据了我心灵的每一道关卡。我的心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城堡。

一颗子弹，一颗从神秘的黑夜中破空而来的子弹，射中了受到最严密保护的国王。兵士们毫发未损，但战斗，显然已不用打了。国王额头的血流下来，流到地上，流成一行狂乱的草书：

你忘不了她。

6

她知道吗？知道我这痛苦中的思念，思念中的痛苦吗？

爱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而对于时常为梦想和永恒感动的人来说，就足以成为一幕只能由个人来承担的悲剧。

就足以使人在平地上以攀援陡岩峭壁的力度和速度行走。

7

现实永不会放弃对梦想家们的摧残。

只要，梦想家没有放弃梦想。

8

对我来说，她的微笑就像戍关男子珍藏着的情人的发丝。

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却又那么遥远。

“好久不见了。”她微笑着说。

我尽力想使自己的目光变得淡然甚至悠然。仿佛一个饱经风霜的航海家，在黄昏中看着墙上的航海图一样。我点点头。

“慢点儿。”她的声音从身后拍了拍我的肩。我这才感到自己无意间加快了速度。霍然，我清楚地意识到，全副武装的我酣畅地失败了。

她的声音，她的微笑，不动声色地征服了这颗想挣脱情网的心。

而我，不也一直暗暗地期待着、渴望着，甚至祈祷着这样一次邂逅吗？

愉快的笑和悲哀的笑，同时浮现在我嘴角。它们竟能那样和谐地溶在一起。

置身于这无数次在梦里上演的情景中，我恍惚而又真切地感到了一种灵魂正被慢慢撕裂的痛苦。





DENG HAI LIANG ZHE

9

走过她的课室时，她对我挥了挥手。我想，那个“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诗人大概也是以这样的神情和姿势向天边的白云挥手的。

我照例点了点头。

快步走过她课室的我，就像走过了一片回忆的静湖。我很奇怪湖水为什么没有用她那令人无法拒绝的柔情留住我。

我滴水不沾地走了过去。

到达了彼岸，我忽然惊觉：过去，就默默地过去了。

有些打击来时，使人感到山崩地裂；去后，又让人觉得毫发无损。

我的心渐渐轻了。

一种感觉挣扎着攫住我的心，难道你就这么妥协？

心像一片不断融化却依然飘扬着的雪花，轻了。

10

当我想起她时，我感到自己的大腿、身躯、四肢都化作了有形的水。

她就是那么温柔。

好像她用光滑得像在月亮上磨过的指甲，慢慢慢慢地划过你的心。

这就是思念的感觉。

11

难道真有一种爱，可以消融掉人一生一世的相思与温

柔？

许多人的爱情像舞厅的旋转灯一样随时都可以闪烁，也可以熄灭。

这究竟是人性的解放，还是爱情的失落？

有没有一种爱，在这个爱情像啤酒一样泛滥的时空里，可以消融掉人一生一世的相思与温柔？

我又想起了那个长发飘飘的女子，任这个问题孤独地咬着我的心。



6/7

12

坚持需要勇气。放弃同样需要勇气，甚至，需要比坚持更大的勇气。

不要对那些放弃者投以轻蔑的目光。也许，他们才是真正的勇士。

13

在生命的最后一分钟还喋喋地默念着另一个人的名字。

这是怎样一种感觉？

翔，昨夜，我发高烧。

14

爱情，可以穿越时空，跨越生死。

为何惟独渡不过一条浅浅的心河？

15

人应该为自己活着。但谁能保证，这独立而自由的信念走到极至时，不会成为一种铁头铜身的自私呢？



真的,谁又能保证,炽热的爱,不会成为一种滚烫的伤害?

而平衡的尺度是什么?安全与危险的界限,又在哪里?
情人和诗人一样,有着一颗敏感而狂热的心。

我想让自己化作一尊石像,孤独地守候着,直到地老天荒。

16

尘世间,无数人两手相牵。而又有几人真正奏出了爱情的绝唱?

又有几人,冲破了四面包围的樊篱;冲出了重重深锁的大门?

常常,真心相爱的人,要经历多少曲折,经受多少磨难,才能真正地站在一起。

让爱情扎根的,是坚韧的灵魂。

而爱情也能让软弱的灵魂,变得坚韧。

又有几人呵,真正奏出了爱情的绝唱?

哪怕,只是短短的一段前奏?

17

爱情能使软弱的灵魂变得坚韧,就不能使坚韧的灵魂变得软弱吗?

当我提问自己时,不禁浑身发凉。

18

在最深的痛苦中,我们能升入云端,以宁静而平和的心俯视人间吗?

我们能心无芥蒂地面对自己吗？

在最深的痛苦中，我们能找到痛苦的起源，抓住灵魂的支点吗？

最深的痛苦无法倾诉。在无边无涯的苦行中，苦行者终于收起了那对从天国带到人间的翅膀。他终于把希望寄予高远的天空。

不堪重负的心，也终于由瞬间的顿悟而超凡脱俗。

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

19

不要以为历史总是很睿智，有时，他也很昏庸。

个人是这样，人类也是这样。

20

眼睛是会干枯的，如果没有泪。

心是会干枯的，如果没有爱。

人是会干枯的，如果没有心。

21

也许，从我给你的那些随心所欲的字句中，你已发现，我滚烫的热情正慢慢地冷却了下来。对她的爱像一把插在我心上的匕首。我似乎正一点点将它拔出来，将它拔出我的生活。但我知道，我无法将它拔出我的生命。

这是一种已深深地渗入了自己每一滴泪与血的爱情。

这种波澜不惊的夜，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今夜，我可以平静地回首。可以平静地去触摸那个你问过好几次的問題，不怕被烫伤或者冻伤。





DENG HAI LIANG ZHE

故事是从一篇文章开始的。那是一篇很随意的文章，作者不慌不忙地说了几句关于生活的感悟。而我仿佛被闪电击中了一般，捧着它，好半天才明白这确实不是自己写的。共鸣，原来如此激动人心，如此美丽。那位在灯下提笔的素不相识的女子，仿佛顿时成了我多年的好友。我真有点不敢相信，两人的生命状态，竟可以如此相似。

我们会不会成为朋友，我想，这只是机会问题。

而我一直认为机会不是瞎往树上撞的兔子。更多时候，是要人去寻找、去把握、去争取、去创造的。

当我偶然从朋友那里得知她的电话时，我便知道，与她认识的时刻到了。

现在，当我拿起电话时，那些或愉快或悲伤或激动或失落或混乱的夜，就一起向我漫来。漫上回忆的沙滩，漫上心灵赤裸的双足。电话的内涵，从那时起，就开始积淀了。从那个单纯而充满着紧张与幻想的夜开始。

从那夜起，我便隐约地感到，这个声音，可以为我驱散阴云，也可以为我带来阴云。这个声音与那些文字一样，有着一一种脱俗的清纯与美丽。

这就是开始。

22

她是一片灵气十足的海，我是海中一个瘦小的岛屿。海浪啃噬着我的每一根骨头，日日夜夜。这就是关于爱的回赠？我无法让自己化作一片与她连为一体的海，我也无法撑一只木筏，远渡重洋。

难道只有孤独地立着，执著地立着，日日夜夜地咀嚼这寸断肝肠的痛？

23

她的背影是一段不再熟悉的音乐，若隐若现地越飘越远。

有一股沸腾的冲动使我双腿发颤，当我看见她的背影的时候。车水马龙似乎都消失了，周围一片空白，只有她的背影在不远处踽踽独行。我想冲过去，不顾一切地冲过去。像一个渴望粉身碎骨的鸡蛋冲向冰冷的岩石一样，冲过去。

这是一段怎样凄伤的音乐呵！我突然明白了最敏感的伤口上爬满蚂蚁的滋味。

她的身旁，还有一个男孩。我看见了另一个背影，同时，车水马龙仿佛又从天而降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喧嚣而混乱的街头。一个普通的男孩和女孩一起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最后一个音符，踉跄着跌入了深渊，它锋利的身躯将我的心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

……好久，竟淌不出一滴血。

我一动不动，却仿佛已狂奔了几百米。我感到一种深深的疲倦，却无法解脱。

我继续向我的方向走。

离那个拐角处越来越远了。

24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忧郁。



10/
11



DENG HAI LIANG ZHE

学校开大会，她就坐在我后面不远处。忧郁是一种气质，淡淡地弥漫开来。我不回头，也能感觉到这种凉透肺腑的忧郁。

于是，我的心，也凉了起来。

我很想在她冷的时候，为她点上一团火，即使要用我的眼睛做火种。我愿意让自己冻成一尊雕像，而把最后一件大衣连同我储蓄了许多个冬季的最后一丝暖意披在她身上。

然而，我们之间的距离，使我无论想做什么，都有心无力。距离，不长不短，刚刚是一只手再长一点。是的，只是长了一点。然而，就是长了一点。

我仿佛看见她从远处走来，走到我面前。

我向她，向着她恬静的微笑伸出一一直藏在身后的手。

然而，就是长了一点。

注定，也许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忧郁。

25

生活，难道真是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这种感觉，这种炽热的感觉，是那么似曾相识。就是它，灼伤了我多少个宁静的夜晚。我从理智手中抢过酒杯，将多少杯比泪还酸，比血还浓的酒一饮而尽。就是它，醉倒了我多少个安详的夜晚。

难道，自以为历经了千山万水的我，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我承认生活不是一条永远向前的直线，而我无法接受它是一轮永远自转的圆圈。

泪，我尊贵而卑贱的泪，为了一个遥远的身影，就像涌出伤口的血一样流淌，流向这片干枯的土地，流向不再有泪的人间。

因为一个关于轮回的猜测，满怀激情的热泪，荡然无存。

真正可怕的，是成为一颗卫星。

冷冷的卫星，毫无生气。

可以拯救一切也可以摧毁一切的激情，让我从轮回的虚空里向外走。

向外走。

26

整间自修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在等另一个人。

如果她知道等她的男孩子怀着一颗怎样的心，也许会准时一点。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她刚照了一组艺术相，想送给我一张。其实我完全可以漫不经心地等。甚至可以随便到她到了后才恍然道：“哦，你来了。”

“哦，你来了。”我已默默地在心里念了十几遍。

她进来时飘然而淡雅的样子已在我眼前浮现了十几遍。

我怎么可以告诉自己其实这次等待并不重要？

什么时候，执著而沉重的我才可以轻轻松松？翻着相片



DENG HAI LIANG ZHE

时,我这样想。

她还是宛若一抹淡月般微笑着。

所有关于这个夜晚的幻想在她转身那一刻全破灭了。

我拿着一张她的相片。

今夜,能不能做个好梦?

27

一直在想,她会不会在乎我?

有没有一个时刻,她曾像我一样这么刻骨铭心地思念一个人?

有没有一个短暂的时刻,像她无名指的指甲那么短暂的时刻,她从回忆里温柔地拉出几根线,编成我的名字?

28

爱上这个人,值不值得?

我很怀疑能如此清醒而理智地向自己发问的人究竟有没有真正地坠入爱情。

爱是不需要理由的。

不管值不值得,爱了,就爱了。

带着一点痴一点醉一点狂,爱了。

所以,爱情本身就和死亡一样蛮不讲理。

29

把爱情和死亡摆在一起,你能不从骨子里头打颤吗?

翔,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热爱生命。

有很多话,想对你说。而我的笔却是前所未有的枯涩。

许多微妙的感受聚不到笔尖。

难道这就是受到了深处？

30

那些从内心深处渴望着一份心心相印的理解与友爱的人，都有着一份只能自己咀嚼的孤独吧。

情谊对他们来说不是点一点头、握一握手就能建立起来的。

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精神空间。自然，他们的心就不像荒野般谁都可以来可以走。

然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他们，却常常是独立在荒野中的人。

不要廉价的友情，不要廉价的爱情。而在一个金钱很多消费很低的时代里，能要什么？

在一个软绵绵的时代里，他们像惊叹号一样倔强而孤独地存在着。

31

是不是每个问题，都必须回答？

生活，一定要像地图那么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吗？

我活在一种残缺的追问中，痛苦而敏锐。

32

当我站在远处遥望爱情的时候，觉得爱一个人，用自己全部生命去执著地爱一个人，是一件好傻的事。

如果有人再这么认为，我会尽力向他（她）解释我所理解的爱。

是的，照我的理解，许多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爱。

14/
15

